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用回換與別家大不相同

[illegible]

選購是所至禱 護國寺本行電話南局一千[illegible]百六十九號

廊房頭條勸業場分行北樓二層 電話南局七百二十八號

演說

青年宜早圖强（來稿）

一鳴

二十世紀大舞台上優人資格限制極嚴 非有能博座客賞識的技能 必定退爲二路角色 受那名伶的督使 即或有那呵罵鞭敲 也不能不低頭忍受 自己別無可怨 僅可悔嘆當初吧 這就譬如一個國家在這地球上 既然算是一個分子相聚的團體 也必須有些倚恃立國的人才 若是並無一些能夠倚恃的人才 那是必定敵不過天演淘汰的 若至彼時 受那强國的凌辱虐待 也就無法可想啦 所以那些亡國的國民 在那團結力能成的時候 自己不勉爲一個良善分子 等到國已不保 他又打算魚躍三尺 又何能成哪 彼時景況 別無善策 也就祇好旅行那低頭屈受忍辱偸生的階級吧 但是俗諺有云 泥人尙有三分生性 何況堂堂人類 楚楚生靈 就不思前想後 推念彼此嗎 那些亡國人民 豈有不嗟嘆的呀 可是推念呀 嗟嘆呀 那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八個字 現在也是無濟於事啦 這是說那亡國以後的態度 若論國家尙存時候 那可一定是希望國民啦 現在我國民國締造 已有三載 共和美名 已蹟强林 在這摶摶大地上 雖然已有雛形 但是較比那龐然基固的國家 可又相差好遠哪 在那聊勝派的人 强爲頤解 還說是建築方興 不能吹毛求疵 他可不想 這些建築的工人 又有幾多的良匠啊 據我想 以一測十 由此知彼 雖有良匠甚多 若是才木不成棟樑 這座大廈 也是未必鞏固的 朽木强施彫飾 也未必能存千年呼 論到我國 現在雖有美名 可是國民的强度 也是不能深諱的 言民智 則是依然故我 言民德 則是日趨日下 言民力 則是已進凋零 以如此中堅倚賴的三大原子 立國分子的國民 想要結成個淘汰不掉的國家 略一推測 也就能知如何了 記者並非徒作悲觀的談吐 無非也是渴望速成良才 建築這四億同胞的大廈呀 難道記者就非是這廈中之人嗎 論到這良才 目前已及尺寸的 雖可勉强充數 可是建築成功 也未必能以恃久 所以又不得不希望將來新產的良才啦 這即是記者代此廈中待住的人希望建築的良才 也即是記者代四億同胞希望强國的青年國民哪 有能建築大廈的良人 然後能以安居樂業 外來的風雨 也能損及萬一 有勝强我國的青年 然後能以優勝劣敗 天演的淘汰 也不能行使中華啦 這就是青年國民 乃係立國之元素的分子 這個分子 可要亟早圖强啊 若不如此 此方大廈日形鬱杇 倘有傾倒之一日 恐怕不能在露天地裏尋休兒

舊曆四月二十七日

◉本館要電◉

上海電◉十四日亂黨黃興李烈鈞之黨徒▲滬西龍華附近開會 集有死黨千餘人 定于是晚攻劫製造局 幸經鄭鎮守使先期得信 防範甚嚴 當夜拿獲二人 據供爲何某所雇 現該黨亂徒多散在法租界一帶云▲廣東電●省城紙幣之價 自王璟芳到後 聞政府不日收回 現已由三四折漲至八折云▲山西電 閻都督又有辭職消息 將以嘗試政府之心理 對其信用何如 以定去留云

●國事要聞●

徐東海研究紙幣◉清理全國紙幣問題 政事堂已經討論數次 茲聞徐國務卿以前此國務院所擬關於紙幣各辦法 大抵皆係維持現狀之策 殊非根本上之解決辦法 故提議對於該案 分爲對內對外兩層逐加研究 除由徐東海親擬辦法外 並責成周孫兩總長 詳抒意見 俾資採擇云云

借款進行之眞相◉第二次大借款 自有行將成立之消息傳出 外間說者不一 然其進行之眞相 則知者甚少 以此次借款事 內容頗密故也 茲得個中最近消息 此款確將成立 銀行團亦已一致同意 惟我政府對於條件之磋商 尚未表示充分的承認 日昨星期六(即十六日) 於總統府會議時 大總統特提出六件問題 交由各國務員討論 (一)全文條件上有無消失 (一)用途之支配 (一)交款之確期 (一)墊款之利弊 (一)款額是否敷用 (一)銀行團對於接濟政費 有無異議 聞以上各件如皆解決 此款即能立時成立云

中美聯盟之進行◉中美聯盟一事 在前清時 提議已久 至民國成立 兩國一般人士 又極力鼓吹之 即兩國政府 亦以國體相同之結果 甚欲互相提携 以見兩國之和好 有加無已 茲聞現公府法制顧問古德諾君 運動此事甚力 並駐京美公使賴蔭修君 亦極端贊成 大總統亦以民國此後之維持及將來之發展 所望於美政府者甚多 聞已飭外交總長籌畫進行 將來並有派伍博士廷芳爲聯盟專員之消息云

政治會議之運命◉政治會議之運命 各報所傳長短不一 茲經切實調查 閉會之期 確也不遠 然在本月中尚須開會一次 俟開會已畢 即爲任務終了 惟所議究係何案 則此時尚難懸揣 大約須俟政府提出後 再由秘書廳通告 此時各報所傳 非眞相也

財政部甄試眞相◉日前各報所載 財政部甄試一事 頃據確實消息 此次甄試 並非漫無標準 照章高等官須有三年畢業 或五年成績之一 方爲合格 聞該部僉事 具此資格 且已受高等文官甄別者僅十餘人 故總次長對於未具此項資格各員 擬行甄試一次 惟現因輿論大譁 恐釀風潮 已將此舉作罷云

沈次長簡放原因◉新內務次長沈銘昌 原爲河南觀察使 進爲政治會議議員 所謂老於中國政治者也

鳴謝

鄙人吸風扇牌香烟得仲贈物券一張 係大號話匣一分 至該公司取來唱片極好 特此登報鳴謝▲

[illegible]

快找李公

●東四牌樓南炒麵胡同西口外路東昌記烟鋪本鋪長李諾安今將鋪底倒與東子良開設興義公油鹽店於陰歷四月二十日在寶和堂同中人鋪保寫字過錢於二十七日已前交房惟恐各界諸公與昌記舊業主有欠債者即速找李諾安清算一切帳目李公如不能在京久候伊又云原股東不管倒鋪底之事歸李公自辦前已登報今再聲明幸勿觀望自悞也

新業主興義公油鹽店東子良特白

前政治會議司法案　主張審判廳歸併觀察使　以觀察使兼廳長　沈持之甚力　報告起草　皆出其手　遂大爲李議長所嘉許　此次內務之命　或謂緣此而來　亦非無因也

觀察使濫保何多

●據政事堂某要人云　政府自開觀察使保薦之途　而各方面之紛紛呈保　經交前國務院存記（現已一律移案政事堂）及現政事堂存記者　已達三百餘人之多　計中國全國觀察使　僅八十餘缺　現存記之人員　已及四倍之多　而陸續之呈保者　尚源源而未有已也　徐國務卿以如此濫保　殊失政府最初求材之本意　聞已商諸大總統　嚴定制限辦法　以期可以得眞材而多倖進云

內務部之防穀令

●內務部昨擬定防穀令　日內通電湘鄂奉皖等省遵照　探其內容　大致如下（一）飭所屬官廳　在各該地預備倉庫　買收糧石以備荒年　俟該糧足時　即解防穀令（二）於豐年時　斟酌本省之情形　定出境糧石之數目（三）無論何種糧石　非在豐年時　即極價廉之糧　亦不得弛防穀令

薩上將之到京期

●淞滬警察督辦薩鎮冰氏　經大總統任命　爲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　大總統副總統均致電催其迅速來京供職　刻聞薩氏已有電到京　稱業於十六號由滬乘艦赴津　即日入京供職　大約二十後准可到京云

●本京新聞●

統核軍政

●大總統以統率處籌攝全國軍事　關係異常緊要　因責成副總統　統核其事　以期籌畫盡美盡善　屢與副總統婉商　黎已允爲擔任　惟決議一切事宜　則仍聽大總統之斷定

交議條陳

●白狼自西竄以來　已近甘境　邇來關於勦平白匪條陳　已有多件　現由大總統檢出二十餘件　特交參陸兩部會同核議　並飭部將採取何人之意見　有何見長之處　詳細說明呈候核閱

慎重公文

●政事堂昨日交諭各部　飭令嗣後凡呈大總統文件　有須將現行格式　略加變更　所有呈內緊要事項　須於前行申明　不得續用爲呈請事字樣　並不得有挖補塗改等事　以示慎重公文

內部布告

●第二期知事試驗　取列甲乙等及格人員　應依據知事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給予憑照　現定於本月二十二日　在衆議院發給　仰各該員　於是日上午九鐘起至十二鐘止　親到領取　每員繳納照費五元　並領取視東履歷　親自塡寫　於三日內送交內務部辦理知事試驗事務所處　切勿遲誤　特此布告

澀澤到京

●日本大實業家澀澤男爵　遊歷中國　已於前日下午五時到京　外交部農商部及商會總協理各團體等　均往車站迎接　澀澤君寓六國飯店　昨日下午一時　正金銀行小田切君在椿背胡同公請　陪客之中　有外交農商兩總長及工商司司長陳介　商會總協理馮陶兩君　今日國務卿及外交部在迎賓館公請　明日農商部在農事試驗場公請　二十三日日本公使公請　二十四日爲日本皇太后梓宮奉移之日　照例不能宴會　二十五日即起身出京云

代表赴部◉全國聯合會代表呂造先陸哀等　於昨日早晨十時　爲行文程式案　到部爲最後之磋商　聞已得有結果云

護軍出路◉日前治都護在武英殿　因公與朱總長面謀　談及招募巡警各事　並說現在十營護軍精壯者尚有數千　嗣後招考巡警　可否將此項旗兵加入報考　朱君當時亦頗贊成此議

角黍折金◉舊歷五月初五日　係端陽佳節　皇室舊例此日値班太監　均須賜角黍　現據內廷消息　凡此項物品　現經改正　每人賜給京平銀一兩　近因端陽節迫　聞於日昨關領

接收旗地◉清成親王府　由民國二年捐助旂族生計同仁會　宣化延慶懷來三縣旂地　計二百二十餘頃　此項旗地　現由該會派人接收　每年租金約在一萬八千餘元之譜

抄獲土販◉本月十九號　左翼協尉田德山　帶同分長德陞　吉祥　黃玉成　紀成海　會同左三區巡長張存厚　正白漢協尉連陞等人　在朝陽門內大街路南　永和木廠內　拿獲私售煙土帶設煙燈人犯池榮　劉永等二名　並起查出煙土烟燭膏子煙等物　一併帶往六條胡同　偵緝隊訊問　現已供認不諱　不日解送提署

空悞被罰◉鑲紅蒙偹班步軍校高松壽　日前空悞未下夜巡查　經右翼統帶吉蘭亭查知　呈堂記過一次　罰津貼十日　以示懲戒

押到槍支◉陸軍第八師排長楊鳳山　帶兵數名　押解步槍子彈一百零七箱　於十九號上午七點　由天津貨車運送到京　交太平倉收存

再誌被拘◉十九號登何故被拘一節　已誌本報　現經調查　鄧連印係新出學　撥在左一區第二分駐所充當二等巡警　是日告假同人遊妓　居然冒充督查員　在右二區某派出所畫到　事被該區查出報告　當在娼寮將這位鄧督查揪獲　送廳訊辦

商場開辦◉地安門外什刹海　每年夏間　開辦臨時營業場　係歸右三區自治會辦理　本年自治業已停辦　此場改歸右三區警察署專辦　十八號經該署公佈　定由陰歷五月十六日開辦　由閏五月初　日實行收捐　凡願在該場營業商人　務於五月初九初十日　赴劉海胡同右三區警察署呈報　以偹十三十四日指定營業地址

捕獲竊犯◉十九號下午三點鐘　宣武門內小市　馬姓估衣攤上　有右翼探訪衛兵　捕獲竊犯何宗琪一名　當即連同現贓証人　一併帶往公所訊辦

幸未成灾◉東四牌樓西普雲樓肉舖　十八號夜十二點　後院堆房失愼　燒房兩間　幸經消防隊及水會赶急撲救　始未延及他處

嚴查僞票◉北京郵務總局　現偵得有匪人配製藥水　洗刷廢票　充當新票使用　實於郵務上大有影響　日前內務通飭各支局　額外留意　一經查出　徹底根究　以憑嚴加懲罰

北京寶華樓
精製金絲眼

本樓開設三十餘年究研美術首創第一向蒙各界諸君贊許
並在南洋第一次勸業會得獎超等文憑今鑒服飾更新備給
不能應於需要用是不惜重資特請超等技師並添購機器專

……點前種痘患病▲家幸勿交臂失之　厲錦什坊街中間路西電話南局一千零八十五號特此謹白

招商承售藍布帳棚廣告

本部舊存藍布帳棚數架現擬出售特按照審計條例招商投標如有願者請於陽歷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鐘半來部看貨當面封價購買此白

東堂子胡同外交部庶務科白

出殯了結●本報前紀翻車殞命一節　今又聞已於十八號出殯　外來送殯人很多　車夫身穿重孝　摔喪駕靈痛哭！止（可不知哭什麼）據過路人都說此婦年老無子　合該有子得繼

平糶沒達●癸丑順直助振局現由湘省運到白色老米頗多　擬在京師設平糶局數處　減價出糶　而恤民艱　現已成立兩局　第一局在廣安門內下斜街　第二局在平則門內馬市橋東路南　業見本報廣告欄內登載　近經本社調查　該兩平糶局　每日買米者千數餘人　爭先恐後　擁擠異常　以此觀之足見窮人之多

路劫眞餓●阜成門外釣魚臺　住戶辛姓老婦　十七號進城買平糶局的米二斤　走至杜家坑迤西　被匪劫去　老婦餓了一天　噯　二斤米都劫　眞可謂餓匪

何故自縊●十九號下午五點鐘　阜成門外石門教堂迤北　呂姓坟地樹上　有一身穿灰色大褂　白襪靑鞋之男子　年約三十餘歲　自縊身死　已由該管署知　大約不日相驗

戲評　（多三）

打櫻桃●此是吹腔小鬧戲兒　又名壽山會　不知何朝何代　也未詳見於何書　不離瞽人詞套子　細想這類戲　多由西廂寄柬發生出來　變本加厲　往花梢排的　別瞧玩藝兒不要緊　可是頭路小花臉花旦　全見過報鐵（如田桂鳳佩秋等人是）　此等玩藝兒　據我說應是小孩兒方合身分　大人不必演　現以富連成小百歲小荷花等脚得像兒　至其中死口什麼單思病　帶家信是空的　都有意思　最好是讚半兒的抓詩　平兒長的甚出奇　年紀不過十六七　可惜可惜甚可惜　可惜脚是木頭的　合之前所說的單思病　大可喚醒迷瞪鬼兒

命令

大總統令　齊齊哈爾俄領事署二等騎兵大尉貝爵甫駐昂昂溪車站二等騎兵大尉塔拉麻齊均給予五等嘉禾章　此令　吳鸝給予四等嘉禾章　此令　烏爾圖納僧給予九等嘉禾章此令　成慎柴得貴均授為陸軍少將此令　南元超加陸軍少將銜此令　胡仲麒加陸軍少將銜此令　據署綏遠城將軍潘矩楹電呈歸綏民政廳長劉焴因病辭職　劉焴准免本官此令　任命張志潭為歸綏民政廳長此令　教育總長湯化龍呈請任命覃壽堃為秘書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任命陶制治為科長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將胡仲麒授為陸軍步兵上校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熱河巡防營官王桂盛約束不嚴藉端逃避請先行褫革所陸軍騎兵少校銜騎兵上尉嚴緝懲辦以肅軍紀等語應照准此令　據蒙藏事務院呈核覆前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電稱舊土爾扈特北部落親王胞弟夏律瓦格根羅藏勒克喜嘉木楚自功邊局請優予獎敘等語　格根羅藏勒克喜嘉木楚應加封為夏律瓦呼圖克圖並頒給印信其沙畢那爾徒衆四十戶永遠作為沙畢歸該呼圖克圖管理　以昭激勸餘如所擬辦理此令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十九日

評講聊齋

花姑子（五續）

尹箴明

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出 安暴起要遮 狎接劇亟 女顫聲疾呼 叟傯遽入門 安釋手而出 殊切愧懼 女從容向父曰 酒復湧沸 非郎君來 壺子融化矣 安聞女言 心始安妥 益德之 魂魄顛倒 喪所懷來 於是僞醉離席 女亦遂去 叟設裀褥 闔扉乃出 安不寐

孟子說食色性也 男女之愛情 雖賢者不免 可得能發乎情止乎禮 若任意縱欲 則即俗語所說色膽大如天 便成狂 且不足以爲人矣 大抵吾人中人資質居多 古聖定禮 原爲防微杜漸 不能因其夙好 卽不防閑 雖說由於男女全沒教育 姑有邪淫之行 而今之有教育之少年 仍不斷出笑話 推其原因 學力未固 又台青年 所謂怨女曠夫 各相窺伺 自不如古人所謂男女有別 防閑着點兒好 就以本又章翁說 因安生有救命之恩 以爲好義者 斷不至蕩檢踰行 故出妻見子 不想幾乎將安生之命送掉 是相見何如不見呢 開話少說 卻說姑娘見安生 業經走進屋中 這可不能再不言語啦 所以疾言厲色的說 狂郎入闥將何爲 安爺實在沒詞兒 一想莫若歸個輭磨兒（柔軟十段）立刻一縱身兒 咕咚就跪下啦 姑娘並不答理 扭身形執要往外跑 安了在地下 矮着半截兒 人家不理 有多僵啊 如何肯讓他走 趕緊站起來 左遮右攔 很透輕狂 姑娘一見 走也走不了 可眞急啦 登時嚇得顫微微的聲音喊嚷起來 安爺聽見人家嚷了 自己心也慌了 也沒聽明白 嚷的是什麼字兒（多半兒是捕盜拿賊） 此時就聽見院中有脚步聲音 配着拐棍子的聲兒 知道必是老頭兒來啦 而且聽着脚步聲音挺亂 必是忙的 又聽風門兒一響 業已進來 安爺這一陣 可就顧不得再跟人家姑娘開了 連忙撒開手 瘰眉瘰臉 往外屋裏跑 及至出了這個小門 見老頭兒果然在屋裏地下跕着呢 安爺是又羞又怕 老頭什麼也沒問 直着兩隻眼睛 瞧了瞧安爺 又瞧了瞧女兒 安爺此時更糊塗的沒有詞兒啦 就聽姑娘衝着老頭兒 繃著個臉兒 慢條斯理兒的說 適才一個不留神 火上的酒又撲出來了 若不虧這位郎君跑到屋內 一路撲成 大概這把酒壺已經燒化了 老頭兒是什麼話也漫說 安爺一聽人家孩子 並沒實話實說 替自己圓謊 心中這分感激 眞是五體投地 其實姑娘所說的 必說酒復湧沸 是隱寓邪火的意思 可不知追酒壺所指的是什麼 老頭兒好在也不追問 安爺此時才定了定神兒 把方才同姑娘說的那一套話 重復一想 實不像人話 可顧不得再做那些打算了 趕緊站起身形 衝著老頭兒說 蒙老丈酒飯人待 小生是酒足飯飽 多有叨擾 老頭兒也沒再讓 此時姑娘把方才那個木盤端過來 把一切的盤碗 全行收拾在內 端着走去 老頭兒從外屋搬過一分鋪蓋 給安爺鋪好 說天色不早 公子請安眠罷 說完帶上了屋門 屋中剩下公子 只好躺下 翻來覆去 越發難以安眠

（未完）